

河漢說約十七

漢書門			
一	一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四	一	七	五

內閣文庫			
二	四		漢
七	八		書
三	七		
函	五		
一	四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875
冊數	14	( 9 )
函號	273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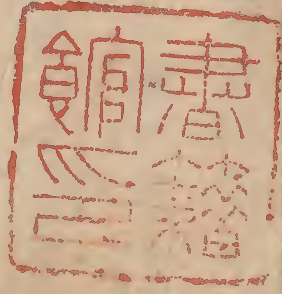






詩經說約卷之十七

淺草文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昇參訂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如韋韋有奭以作六師  
也維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  
也茨積也韋茅蒐所染色也韋韋也韋韋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  
軍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映天  
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  
維水之上泱我服而起六師也  
嚴緝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韋  
之附注是也附音夫



太全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菴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鞅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鞅鞅也孔氏曰是蔽膝之衣。○廬陵李氏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鞅。○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六帖前二句獨韵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而首章檀改作濟濟次章改作滔滔以叶下韵太誕妄矣。

麟按疏義太全亦止云決於良反無韵未詳蓋闕疑義如此也。首章決字韓本作瀾暮詩首章作濟次章作瀾末章作瀾必附會也文定斥之是矣末章韓本決亦作瀾。○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

重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則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旅鄰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而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然肝江李氏又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又有分也。又鄭玄因臨穎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蓋師多則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



獨設維也。以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王城之外為六鄉。六鄉之外為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為六層。遂為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二鄉二遂。當二軍。小國一鄉一遂。當一軍。○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亦鄉為正軍，遂為副卒之証。○古義云：洛。光廟諱。今文通作維。按光武都維，以大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佳。及魏為王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泥土得水而柔，復除佳加水。○山海經稱：維舉之山，維水出焉，而禹貢云：道維自熊耳，蓋發源維舉而經。維舉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維陽縣南，則周公所營維邑在焉。孝經授神契云：今方之廣周維。

為中謂之維。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維水，北因于邾山。以為天下之大濼，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摯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維陽也。錢夫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汪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瞻彼維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韉，容刀之韉。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傳：天子玉琫而珌，諸侯盪琫而珌，大夫鐔琫而珌，士琫而珌。

釋文：韉字或作理。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韉。佩刀鞘。珌，







麟按集傳邦叶卜工反。○子常云室字從韓字體出邦字即同字讀出。

瞻彼維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也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壞也湑盛貌觀見處安也。○以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維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定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嚴緝曹氏曰召南云何彼穠矣唐棟之華說文以穠為衣厚貌

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穠厚矣

通解我遺之子蓋見之于維水之上也要說得與上為相關

麟按華繁則葉盛且遺則君悅興意大段如是也疏義說頗謬

集傳寫叶想與反。○疏義又云汪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

釋重言寫兮下句也却是。○聚岡云譽處平說俱已然。○四章

俱在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遺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其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疏義裳華之其黃亦有文章繁然之意故以為興。○文章者德

之見于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儀則



上得子君而獲福必然矣

麟按集傳其黃盛也本毛傳也舊皆以其黃為讀盛也為句然據孔疏其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其黃之盛也則毛正釋其不釋其黃當其為讀黃盛也句耳慶叶虛半反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薪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疏義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興也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麟按集傳白叶僕各反

右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有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有之於外左之空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蘊蓄者言之

麟按六帖左宜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集傳左叶祖戈反空叶牛何反右有俱叶羽已反似叶養里反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祐，福也。○以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詞也。

呂記李氏曰：桑扈有三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鷓。割，葦。以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以一種也。對割，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色，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以則陸農師之說也。

麟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以實字為虛字。耳。枯，太全侯占。反集傳鶯鶯然有文章也。它本或無上鶯字。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

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

○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而邊障王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



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戰戰兢兢，慎那多也。不戰戰也，不離離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敏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曰：「急而然也，後放以。」

疏義有以杆衛之則為屏，有以植立之則為翰。○有功如以不伐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

木全臨川，王氏曰：戢則不肆，不放逸，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福豈不多也。○安成劉氏曰：覺柳云：不尚文主云：不顯不時，木

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康不寧，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松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註放以義。

麟按：之屏之翰，蓋承上文猶云萬邦之屏，萬邦之翰也。與假樂之綱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百辟即謂萬邦之諸侯，但

為法又非法，其屏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耳。翰，餘也。

餘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楨，餘也。然則言楨，餘者皆以築牆為喻，翰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彙，楨，餘築牆版也。兩頭曰楨，兩邊曰翰，則義又小辨。翰集傳叶胡見反。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兕觥，爵也。觶，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通。交際之間，無所教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及來求我也。

疏義柔，和也。觥，觶酒，美如此，慈惠至矣。然必其不傲，而後萬福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寓戒教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素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孔疏畢檜之羅取之。釋蟲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賢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說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檜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檜物。

疏義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

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福祿非祝

其壽也。

麟按集傳宜亦叶牛何反。月令羅網畢賢為四種物賢射者用以自隱也。

○鴛鴦在梁戰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石絕水為梁戰敵也張子曰禽鳥經棲一正一倒戰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於也遐遠也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此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翼之戰自然而戰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

○乘焉在殿推之林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推莖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殿，則推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鄭箋：推，今莖字也。

疏義：此與下章起興與首章同。○斬芻曰推。

大全釋文曰：推，莖芻也。秣，穀飼馬也。

通解：卷之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

麟按：如疏義說起興與首章同，則是言鹿馬芻推之，而乘秣之。

君子萬年，福艾之，而祿艾之，亦是以前項興，而後項也。集傳：秣，叶

莫佩反。艾，叶魚肺反。古義云：隊韻。

○乘馬在殿，秣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興也。綏，安也。

通解：安之，如恭己九重，以受萬國之朝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之意。

麟按：疏義大全推，叶徂為反。

鴛鴦四章章四句。

疏義：桑扈，以君禱巨，故頌禱之餘，致戒教，此以自祝君，惟反頌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賦而興。又比也。頍，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肯。皆美也。匪他，非它人也。葛，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莖

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奕奕。



憂心無所<sup>治傳二音附也</sup>。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類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毅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它也。  
○轉處  
 又言葛藟施于木上。以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孔疏弁者冠之大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

嚴緝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沃菟之根。無此菟在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釋文在草曰菟絲。在水曰松蘿。

疏義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文皆可服也。○詩柄此燕兄弟親

戚之詩。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末章兄弟甥舅而言。木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此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毅曰。兄弟皆述宴時之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興體。七句八句。則皆屬。必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必及。致輔氏童字問本。正作賦。而興又必今從之。

麟按。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空。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唱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毅。相應。但興體耳。不必泥。俱妙。○沈無向曰。首二章各六句。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集傳。嘉居何反。與何它叶。○



麟曰似注依附貼葛纏綿貼羅不然以寓不為纏綿即難說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餼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焉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必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忉忉憂盛滿也臧  
 善也

鄭箋期辭也

疏義語助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  
 時矣之時同

麟按集傳來陵之反與期時叶柄兵旺反臧才浪反與上叶古  
 義期時來支韵上柄臧漾韵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餼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必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  
 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  
 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  
 也故卒言必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飲  
 補妙  
 篤親親之意也

嚴緝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  
 氏曰粒雪也

大全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  
 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作全 為甥姊妹之失為甥

麟按稷雪音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震浙應而先集是也爾雅注  
疏雖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兄弟姊妹之失四人尊卑體敬更  
相為甥然今亦無以稱豈時勢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  
彼以親相喝為應以以在首與兄弟甥舅為應前二章之兄弟  
匪也兄弟具來在興外以章之兄弟甥舅在興內也集傳但當  
字正解維字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闕車之聲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

賦也間闕設牽轂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管禮

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  
間闕然設以車牽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以車往而迎之  
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饑渴耳雖無管人亦  
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麟按聚義太全牽逝俱有二反牽介二反則依逝為叶章當三  
轉韵三截說逝石列反則依牽為叶牽逝渴括俱入韻六帖謂  
上四句一韵者亦是也又按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  
不可逝叶莫捫朕舌是也一叶食列切音舌江淹賦泣紫盈其  
如繁叶悼知音之已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依茂木貌鷦雉也微小於翟而且鳴其尾長肉甚美辰



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獸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鶴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美且譽而悅慕之無獸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鳥蘇傳林平而無嶮則雉集之

疏義鶴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上章是往迎之時以下三章則既至之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碩女造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已而教誨

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講意燕享譽美譽一作譽樂麟按教平聲與鶴叶射讀如姑與譽叶是興至四句止而下二

句另轉也○古義鶴教蕭韻與射運韻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賦也肯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通解式飲含苞而飲式食同牢而食六帖庶幾蕝之詞○情韻深者略其物之輕思有餘者忘其德之薄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解我觀爾我心寫兮興也陟登柞櫟滑盛解少觀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

興也陟登柞櫟滑盛解少觀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



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矣

嚴緝錢氏曰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疏義鮮我邁爾猶言難得見爾也○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

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喜覓新婚之興也見柞葉之滑然已可

喜况得見此令德之新婚邪喜可知矣此章又申燕喜燕喜之

意而有加焉者也

通解解遠亦本德上說

麟按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興三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

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新音義與周叶寫想羽

反與滑叶○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為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

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

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悅焉日有葦葦斃而後已

疏義四牡駢駢是往迎之初觀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

始終

六帖四牡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空一直說下始終意

絕見可也邁爾新婚謂令德來教以慰其心謂釋饑渴之望遂

歌舞之樂

麟按此章以三句興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馬



服言四牡駢駢。良言六轡如琴。如高山景行。亦是以前項與而項。須有分曉。仰五剛反行。戶即反。而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剛者。字彙音印。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闕闕仰仰。又青帝靈威仰俱同。

車牽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此也。營營往來。飛聲亂入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至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至以勿聽也。

孔疏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荆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麟按營營既主飛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以意正以認清。一路為直耳。往來或言塵去復來。却無疑止樊。鄭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二章為興。而以為訟者。下之說人在青蠅外。以之說人在青蠅內。有知應與無知應之別也。且此章上二句主讒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麟按疏義。青蠅有所正。讒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興。然如此則遺。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正興。讒人罔極止于棘。



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管管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太全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擬  
人詭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詭人對言故知屬興以興相  
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麟按劉注妙孫義所引反未明以太全勝孫義處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殺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  
鼓既設舉醴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有的以祈爾爵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殺  
豆實也核籩寔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設宿  
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  
射位是也舉醴舉酒奠之醴爵也逸逸泮來有序也大侯君侯  
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布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文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  
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也  
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擊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以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  
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  
中者飲畫上之醴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以章言因



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至於設鍾鼓  
舉醕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以求齋汝  
也。

鄭箋豆實菹醢也。筵實有柶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饔。○既  
公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  
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以求齋女爵射爵也射之禮  
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釋文拾發之拾其劫反更也。

孔疏春官司九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  
筵席通也。筵宜有楚穀菹維旅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筵宜  
所盛先穀後核不依筵宜次者便其文耳。天官醢人掌四豆之

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  
實棗栗桃乾糗注云糗乾梅也。內則有柶諸梅諸是其乾者也。  
柶梅有核之物故稱核以燕之物多非止柶梅故稱爲其實核  
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柶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為穀也。醢人  
云羞宜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為之則豆實之穀亦宜  
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食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  
實之限。○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以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  
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序也。燕禮初則云樂  
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  
則於以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官懸階間於  
射位故改懸以進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土命弟子贊正遷



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  
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大射不言改懸者國  
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  
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  
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  
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懸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鄉射記云天  
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常豹士布侯畫以  
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  
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常豹鹿豕皆止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  
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態常豹不忘上下  
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

畫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  
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  
寸以為侯中如此則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  
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  
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  
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竄高大故云名大侯  
亦以君之所射故也燕禮言者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  
侯以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  
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左  
下綱是將射姑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獻奉皆奉上之言以  
發矢能中是呈奏已餘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



若大夫不定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區謂之衆耦。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倚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肅意唯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六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簡之。以為木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

是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君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彀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犬。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以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繞四寸。不足以為的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代發以行。以四矢也。射義引以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壽也。酒



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射  
 司官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  
 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眾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  
 張弓不勝者皆嚴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射勝  
 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解坐奠  
 於豐下三耦卒飲眾皆繼飲射爵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  
 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  
 蘇傳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  
 侯及弓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豚義解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而卑○將射之時禮節  
 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

輯錄按說義以此為大射通釋以此為燕射竊意以章之旨但  
 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某射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  
 一宿各縣鐘磬鼓鐃於堂下東西北三向鄉射燕則有樂正命  
 選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未納大射鄉射禮文以明以重鼓  
 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  
 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以章乃言入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  
 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懸理之耳○凡侯有中有一  
 有上下舌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  
 濶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寬中一幅即所  
 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



下又各二幅以為舌。○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廬陵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以西為左，掩向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網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附之後，司射乃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以言大侯既抗於設鐘鼓，擊鼙鼙之後也。通解以言因射而飲之善，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蓋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孟何繇致醉，畢竟是善者也。故悔者以以為言不重始之意。○舉酬舉所奠之酬，爵者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

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逸逸注來有序正謂東西交錯。講意孔偕未射之飲舉酬將射之飲析爵方射之飲。六帖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古義既同朱子云公其偶也與軍攻既同義異彼以入衆齊集言此以藝能相近言。麟按詠義大全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故以而集傳無注古義舉以屬朱子此偶誤也。偕叶舉里反似與楚旅肯四句為一韻詠義大全於楚旅肯俱不另叶可見古義斷以楚旅為語韻肯偕為紙韻則頗與六帖合集傳設書質反與逸叶抗居即反。



與張叶同與功叶的丁藥反與壽叶凡七轉韻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烝烝發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業賦也簫舞文舞也烝進衍樂烝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  
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烝福湛樂也  
各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與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後酌為加爵也  
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坵康圭以亦謂  
坵上之爵也時時祭也燕兵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  
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  
喜樂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  
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敬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卒尸  
酢而卒爵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孔  
氏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一人未知  
天子諸侯當幾人也

呂記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  
疏義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百禮事神  
之衆禮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  
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酌  
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酌獻  
之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以類歟○須溪劉氏曰八又者更迭  
再酌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太禮  
斯有太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簫舞笙鼓有備樂  
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  
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通解以言因祭而飲者之善見得飲酒者有能如祭飲則自無  
過之可悔矣祭而飲酒是我獻乎尸尸酢乎我是之謂飲酒也  
注中始字不重○行禮之時必有樂以合之樂之韻音節奏一  
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合百禮手仇入又皆是獻尸酒以安體

只解字義不須滯者

六帖主人獻尸于孫獻尸賓客獻尸各段內俱有尸酢之爵  
麟按以章舊解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爾純嘏作截然  
湛本叶林其韻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  
句帶足錫爾純嘏句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爾能句亦說之  
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爵而文裕抵承之說尤為未通故急  
芟之○集傳奏宗五反與鼓禮叶古義侵韻是也古義禮籠五  
反集傳湛持林反與林能叶古義侵韻是也集傳又一叶尤又  
叶怡與仇時叶古義支韻是也六帖同○禮書曰明堂佐曰獻  
用玉琖加用爵散爵角特牲禮獻用爵加用觶又獻主人主婦  
加繫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友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怵怵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及顧禮也幡幡輕貌也遷徙屣數也僂僂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怵怵嫌媼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嘗始乎治而

卒乎亂也

孔疏舍其坐遷言舍其本坐遷獨它處

詠義此與下章陳飲酒之失

古義幡通作翻○蔡汝楠曰武公自戒其嚴多勗以威儀觀風人稱之曰善威謹者蓋亦過於和易而能悔者也

麟按此章首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集傳反叶分

邇反是上六句以反幡僂為韻下六句以抑怵秩為韻也古義與愚見合六帖稍異不裕欲以末二句摠承上兩段者尤參差

非是○總注凡飲酒凡字對射祭說常始乎治常字兼兩段說○賓既醉止載號載嘍亂我蕩且屣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翻

側弁之俄屣舞僂僂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嘯呼嘍謹也僂僂傾側之狀郵與无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僂僂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

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麟按摠注則末二句戒之之辭也非平說○此章首二句亦無



韻集傳郵于其反與微叶古義云支韻俄與佳叶歌韻福筆力反與出德叶職韻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亦歌韻

○凡以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章殺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章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

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毛傳殺羊不童也

鄭箋殺羊之性牝牲有角

厥義以章專陳教戒之辭

輯錄平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

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大全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主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以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御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慶源輔氏曰言自言也語與久



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證人哉

六帖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繇醉之言俾出章殺者蓋入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以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即以此而言小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橫寫情境今明是傳神肖象也謹諷此旨亦足令醉人淫淫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下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它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今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自此等皆非實話全要模寫意况若認作實境便失太直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麟按集傳否補美反急養里反而語殺無音疑以前十句為一

韻後二句另轉也然酒有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謂史耻急然韻語殺磨韻語讀如平也六帖則謂史耻一韻謂急一韻語殺一韻又稍異多文之又夷益反與識叶古義實韻○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詞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太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其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



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籍載敬，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有童殺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入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叔之家法欤。

卷十七終

詩經說約卷之十八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彝叅訂

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鎬，宜樂飲酒。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何在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孔疏：藻是水中之草，乃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大首。○釋詁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疏義以此樂得其所為興，而語勢又相應也。

通解：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



古義而言在字者作詩者自為  
○魚在在藻有華其尾王在在鑄飲酒樂豈  
興也華長也

呂記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麟按集傳豈叶去幾切則是亦讀如字如藜蕭也古義尾韻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鑄鑄有那其居

興也那安居處也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彼安也

通解那居下要點出今日飲酒之樂方好

麟按既曰在藻又曰依蒲藻在內蒲在外也藻興鑄京那居自

合天下說此理不易

在

魚藻三章章四句

太全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則切矣  
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不  
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采菽菜菽筐之管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  
何予之玄衮及黼

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  
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  
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章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  
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  
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



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簋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矣。其言如

以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疏義。鷩雉也。衣首華蟲而戴冕。故曰鷩冕。鷩冕者。鷩。鷩也。服。鷩衣而戴冕也。孤御者。公之孤。大國之卿。締繡也。衣不績。上下皆繡。服繡衣而帶冕。曰締冕。玄冕。衣無文。服玄衣而帶冕也。此以處物處人各有其道為興。

輯錄春官巾車注。象路以象齒為飾。王子母弟王之甥舅出封。為侯伯則以賜之。衮是龍之狀。衮冕。繅九就。前後九旒。旒九玉。繅三采。朱白蒼就成也。以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每玉相去一寸。

大全周禮巾車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鉤。與。領。之。鉤。以金為之。樊。馬木帶也。纓。馬鞅。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以象飾。無鉤。以朱飾。鞅而已。其樊。纓。飾。七成。樊。音。盤。罽。音。計。永嘉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衮。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其錫予之。至厚者爾。豐城朱氏曰。予之。以車馬。所以為之。乘予之。以衮黼。所以為之。衣其禮亦已厚矣。而猶以為薄者。蓋以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矣。則其歎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六帖徐士彰曰。首章錫予。疏義云。以于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



禮也亦何必如以拘泥大抵作詩之意只欲敷陳天子之所以待諸侯者如以耳若其先後次序固不必泥也不然三章已言彼交匪紿而未章始云亦是戾矣亦有所不通矣

古義錫通作賜說文云予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路杜預謂行於道路故以路名鄭玄云王在馬曰路賈公彥云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廣言之鄧元錫云周禮車直各路於路切也五路惟玉路不以賜其餘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車路以封甲衛木路以封蕃國

麟按興意亦至四句止何錫予便是必錫予故集傳會意解如是也筐之筐之錫之予之亦以重疊義呼應下四句又另轉以宗其說凡衣皆玄而畫以卷龍服之至貴者故獨舉為言永

嘉說最當諸家皆因及黼字而謂中間已該鶩龜等非也衮衣九章本及黼黻不必謂以二字專指蔽裳耳孔疏亦曰作者黼亦取與管馬為韻高湛集傳馬叶滿補反○九章初一日龍而八黼九黻玄衮及黼者舉始末以該中間只是一套衣服也然不曰蔽而曰及黼則實取便韻故欲從孔說○禮書又曰路大也玉路金路象路以金玉象飾之也車路輓而漆之木路漆之而不輓同姓一異姓二以異姓對庶姓則庶姓非異姓也以異姓對同姓則庶姓亦異姓而已故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禮記於侯牧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凡此異姓者庶姓預之也頗為闕所未聞又按巾車注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



之屬異姓。王甥舅。今輯錄以王子母弟王之甥舅。概繫之象路之下。誤甚不可不正。

○感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聲嘩嘩。載駟君子所居。

興也。感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可食。淠淠動貌。嘩嘩聲也。屆至也。○感沸檻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旂。聞其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

呂記王氏曰。嘩嘩言其聲之細。淠淠之細。則無馳驅故也。豚義。此以言字其字相呼為興。○此章應君子來朝一句。

大全孔氏曰。正出涌泉也。三山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坤雅曰。芹水菜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菜。

講意以章追敘始至之時。事蓋喜其至之詞也。四句截興亦止。以注則知字應上。見聞又見而言要見喜之意。

說通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鸞鳴。是一串事。載駟分言四馬之中。兩為駟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馬也。

麟按集傳旂巨片。反與芹叶。屆居氣。反與淠嘩叶。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結。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股本曰股。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赤芾。偏見于天子。恭敬齊。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毛傳諸侯赤芾邪幅。所以自偏束也。申重也。



鄭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頤五寸有韋帶博二寸孔疏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屬內則亦單云福則此服名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幅也○說文云勝絨也名行勝者言行而束之故云偏其脛服赤芾在於股矣又著邪幅在於股下自心上之而當膝足即謂脚附也嚴緝幅今音逼舊音福講意以章以入觀之時言

說通芾以衛膝謹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舉以二者以見其餘耳命之養命之也申之申重之也泛說若專就錫予說則

首章方以為薄又自為厚矣亦非申重之義古義鄭云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鞞孔云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鞞鞞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鞞鞞皮弁素鞞玄端爵鞞襟記謂士弁而祭于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鞞是它服謂之鞞以冕為主非冕謂之它也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愚按芾鞞通稱說文解鞞為鞞解鞞為鞞隨便言之必以祭服名芾則采芾車攻何以云朱芾赤芾乎股說文云髀也邪通作養不正之謂孔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劉熙云言以養脚可以馳騰輕便也按內則子事父母有幅即以此或云今之布襪是邪



幅之遺制

麟按鞞鞞解妙。玄子先生固破千古之惑。不然以當觀時亦不  
得有赤帶矣。邪幅常解如是。獨聚岡謂有邪幅。則升堂不必攝  
齊也。而步武自為之。歛飭似與赤帶同。施于外者。恐為無據之  
論。集傳下後五反。與股子叶命。彌并反。與申叶。又按杜書。諸  
侯鞞在國。則朱朝玉。則赤其體前後方。其儉次山。須有紕純紉  
與天子同。邪幅朱色。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字彙股解鞞也。  
跣足背也。莊子沒足馮跣。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柞。見車奉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辨治也。左右。諸侯之

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宮殿承  
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興也。  
孔疏。柞。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其枝常有葉。○韋與云。平章百  
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古今之異耳。

嚴緝曹氏曰。柞。堅忍之木。其葉附着甚固。

疏義。以柞葉之盛。興君子受福之盛。

太全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通解。平。辨治者。辨而不雜。治而不亂。乃整齊意。言其威儀如  
此。

六帖。豎邦。方山曰。諸侯之邦。即天子之邦也。昆湖曰。就王。朝言。  
謂樂只君子之來。有以鎮重乎王朝也。



古義萬福極言其福之盛

麟按集傳邦卜土反通章一叶古義東韵凡詩多四句為截則當以二句興三句以從注以三句興四句者因合下兩章文製甚整而樂只句俱不容分拆頗似南山有臺也但以二句興三句則枝葉化附當始殿邦以二句興四句則柞枝始君子而空殿邦同萬福層複其詞以擬于葉之盛不能騎墻也且如此即與下章方為平對耳平平左右亦是率從當亦喜之之詞有滿口說不盡處

○汎汎揚舟名紼名纒名維名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上七下優哉游哉亦是矣矣

與也紼率也纒維皆繫也言以大索纒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

揆猶度也膺厚戾至也○汎汎揚舟則必以紼纒維之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膺之於是又歎其優游而至於此也孔疏孫淡云紼大索也李延云所以維持舟者

疏義舟之不定者必纒之又維之諸侯之可喜者必深察之又厚遇之其不一而足之意皆必然也

講意度者非料想之意乃知而信之深也末二句見無一毫勉強不得已之意

六帖天子葵之見其得君心比天子所予更從優游者忠愛之心出于自然非以畏罪懼禍也

說通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予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歎哉



麟按此章亦始注興至六句止後二句另轉與前章同集傳於  
即之反通章一叶古義支韻

朱殺五章章八句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昏遠矣。

興也。駢駢。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弓之為物。張之  
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有似兄弟昏姻親疎遠近之意。  
昏。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言駢  
駢角弓。既翩然而反矣。兄弟婚姻則豈可以相遠哉。  
孔疏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  
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疏義角弓可反而兄弟婚姻不可反。此以得背之義。起反為興。

輯錄陳太猷曰。角弓。刺王不親九族。曰兄弟昏姻。類。亦曰兄弟  
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昏姻甥舅。母族也。父族四親。與從  
及再從三從兄弟叔伯母族三母之父。族母族及姊妹族也。妻  
族二妻之父。族母族也。又曰按父族四。父本族一。姑夫二。姊妹  
夫三。女夫四。與陳氏說不同。

麟按集傳反叶今遭反。遠叶於圓反。古義先韻。○禮書注云。九  
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又云已上親父。下親子。三  
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故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有殺而親畢  
矣。說又不同。其三族。仲尼燕居注亦謂父子孫。士昏禮注又謂  
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至史記張晏注始謂父母兄弟妻子如



淳注始謂父族母族妻族濼書張耳傳始云人情豈不各愛其  
父母妻子云云參差不一固有如以者弓六材首幹蓋謂竹木  
也柘為上櫨次之檠素椽木木荆又次之竹為下弓云隈為曲  
隈之義然經作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倣矣  
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麟按集傳遠亦於爾反與然叶古義先韻教與倣叶古義效韻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  
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  
說已之人而言也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通解注中由此二字指王化之不善言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

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

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殺則豈有相怨者

哉况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亦必已而已矣

六帖下方字佳甚已斯已字亦佳交傾互執同歸于盡也今

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者

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而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正此意

也

古義一方猶言一隅各有所執自見其是而不肯相下所以每



至相然類師古云一方謂自守一方所嚮異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空甌如酌孔取

比也甌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說害人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

勝任如老馬備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

也又如食之已多而空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蘇傳老馬必憊駒必強

疏義以章比喻凡三節所以終度壽不讓之意

講意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下二句喻小人之不知足

麟按集傳後叶下故反取叶音取魯詩世學後叶音與取如字

古義後后五反磨韻與豐合較捷

○毋教猥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比也猥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謙佞以來之是猶教猥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以矣

毛傳猥猴屬

鄭箋毋禁辭

孔疏陸璣疏云猥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猥長辭者為

猥猴之白腰者為猥胡猥胡後駁捷於獼猴然則猥猴其類大

同故樂記注云猥獼猴也是其類故也

嚴緝今日椰子厚憎王孫文云後之為德靜以常王孫之德頤

以囂猥即王孫也杜詩見胡孫是也



疏義上二句戒王勿效彼下二句戒王當效此

大全長樂劉氏曰小人樂于不善今王又疎薄骨肉以假之是教孫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如塗塗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主有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微猷○東萊呂氏曰上之化下速於影響慕之以惡既易知况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新安胡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慶源輔氏曰君者民之表上者下之倡民之善惡亦惟其上之所道耳罪不在於民也望於上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麟按集傳屬叶殊邁反古義連韻○馮嗣宗曰按孫字說文作

夔今文作孫或作獲又作𧢲猿屬陸璣云獼猴也嚴粲云即王孫也據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與柳子厚說獲王孫居異山相符王延壽云儲食兩頰爾雅真釋猴亦有以說而師古及陸羅二氏俱以猿猴為異物故埤雅以猿為猱而別見猴今吳俗指猴為猿亦謂之胡孫既已混甚都不聞孫與王孫之名未知異同

○雨雪濼濼見觀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也濼濼盛貌觀曰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棄之更益以長慢也麟按居居位式居者使之安于此也婁即婁漢書皆通用不一之辭故以婁驕為長慢



○雨雪浮浮見視曰流如鬢如髦我是用憂  
此也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鬢南鬢也髦東髦也書作鬣  
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孔疏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鬢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  
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  
曰逃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與髦音義同也

疏義上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人此章刺王信讒以長惡俗

角弓八章章四句

有苑者柳不高息身上帝甚躡無自暱躬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此也柳菴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  
也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

言彼有苑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乎以此  
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  
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侯皆不  
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及為所辱  
也或曰興也下章效也

因

大全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裂王崩齊後往周  
怒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斷威主  
怒曰吐嗟而毋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效則叱之誠不  
怒其求也○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頓息於柳陰以  
此人頓死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不高息為無自暱焉兩句意  
思各別



說通此詩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俾使也假使也靖之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

麟按輯錄索隱曰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有苑者柳不高樹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此也揚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也

麟按集傳瘵叶子例反邁叶力制反古義霽韻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於

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於遭凶禍而可

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

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

徒然自取凶於耳

跡義鳥飛有所正王心則無極蓋以意相反而為興始則慮

其極欲以求於我繼則慮其過今以求於我終則慮其貪欲無

厭而加禍於我也

古義傳通作附取附麗之義故毛傳以為至周禮注以為近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鑄京

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自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



以詩以歎惜之也

呂記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  
裘豹裘玄緇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  
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

嚴緝今日士對女而言之謂男子也○都人之男子其貴者冬  
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士若  
專以為民則萬民所望非庶民之事若專以為士大夫則下章  
臺笠緇帽非士大夫之服故士者通貴賤之稱凡詩中以士對  
女者皆謂男子耳女也不與士貳其行有依其士思媚其婦維  
士與女以穀我士女皆是也此都人士對君子女言之亦指男  
子

疏義謂之彼都人士則非今此都邑之人矣

大全慶源輔氏曰或曰先生以此詩為亂離之後所作如或則  
東遷之後詩也曰厲主派死於寢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  
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為鎬京也

六帖作者于亂離之後追憶往事蓋其目所及見非謂文武成  
康之盛也東漢光武為司隸時入雒陽東士見其僚屬皆惟喜  
不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之意○  
行歸二句深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而今也一往而不  
可復見矣倘得行歸于周再睹昔時之盛豈不為萬民所望乎  
夕簾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故曰行歸于周句法妙品

麟按集傳望叶音亡古義陽韻



○彼都人士，臺笠緇絁，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賦也。臺，夫須也。緇，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髮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綢，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

釋文：綢，密也。

孔疏：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以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鳥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賢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髮而已。是且節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

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王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逮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伶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紵帛。何知非紵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留者為布。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類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類，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綴，亦由固類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類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

嚴緝密是其髮生之密，直亦髮之本性，繫梳則順其髮性之直。



故曰容直如髮

疏義綱直言其多而不局曲也但如字不可曉耳或云如字當作其字

古義臺林地珂云有皮堅細滑緻可為簪笠笠備暑雨有柄曰簪無柄曰笠也撮說文云兩指撮也季本云臺笠出田時所戴緇撮居家時所戴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之昏姻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屬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云尹氏太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為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姓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于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姑也

說通二章曰臺笠緇撮綱直如髮有村粧下里意三章曰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姑厥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古義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姑姓黃帝裔伯鯀封於南燕賜



姓曰姑又后稷妃家也或作郟潛夫論云郟與姑同而字異又  
 姬寬云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  
 以王父字為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恪是也二說竝存之苑毛云  
 積也按苑所以養禽獸風俗通云苑蘊也言薪蒸所蘊積故有  
 積義苑以言其思之不已結以言其思之不解

麟按集傳結叶繳貨反古義質韻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子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髻傷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  
 也蠶聲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  
 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釋文通俗文云長尾為蠶短尾為蠹捷其言反音虔漢書音義

云舉也

大金孔氏曰禮太帶垂三尺

六帖言從之邁與行歸二句同意俱是設言得見之喜以其  
 不得見之思耳○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  
 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  
 容榆揚朱弦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  
 張盛美遠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以尋之亦可以盡文  
 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古義孔云大帶之垂者名之為紳而復名為厲者紳是帶之名  
 厲是垂之貌季本云從其垂下如將履之有危厲之意焉按禮



紳長三尺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分爲紳長三尺也

麟按末二句文定說妙鄭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亦箋注中晁笨伯可哭者也集傳屬叶落蓋反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我不見兮云何旰矣賦也旒揚也旰望也說見何人斯篇○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旒耳言其自然間美不假脩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蘇傳帶由其有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古義說文云旰張目也

麟按旰集傳音吁大全喜俱反古義魚韻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賦也自且及食時爲終朝綠王躬也兩手曰掬局卷也猶言看如飛蓬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鄭箋綠易得之菜也

大全爾雅注菜蓀也今呼鷓鴣脚菜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



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

太全濮氏曰：藍可以為靛，染青以之。

古義青出于藍而青于藍。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君子若歸而欲往，待耶

我則為之，韞其弓欲往釣，耶我則為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

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麟按：集傳弓叶姑弘反，古義蒸韻。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麟按：集傳者叶掌與反，古義語韻。

采芣四章章四句

六帖以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實，古人會

情寄况大都如此。

芣芣采芣，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芣芣，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

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芣芣采芣，則唯陰

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疏義：此因所見而取，人物各有所天之意，故以語相呼為興。

講意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於高云南

邦南土，可見勞之泛說。

古義：召伯，韋昭云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麟按集傳膏勞俱去穀古義蹄韵然六帖以苗膏勞為韻則當  
平穀○魯詩世學云召伯者穆公之本爵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駕木車也集成也管謝  
之役既成而歸也

毛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孔疏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

故箋以任為抱此二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  
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

太全周禮鄉師注曰輦車人輓首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為蕃營

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

麟按集傳牛叶魚其反哉叶將黎反古義支韵○詩記丘氏曰

蓋不守之辭也無回曰擬議之辭各我行二句或作敷勸或作

慶奉似皆可瞿息湖主慶奉言功成即歸非泛海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

古義上車任輦車牛以載工作之器言此車從御師旅以受工

役之人蓋皆自周調發而不以勞謝民也

○肅肅謝功召伯管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功工役之事也管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大全鄧州信陽軍今河南有鄧州及信陽縣是也

古義謝申伯今所改封之國郡國志云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北百里有謝城按棘陽即今河南汝寧府信陽州也申謝相近

麟按駮義云成者成其功也兵則武矣必召公督之而後功可成大全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翼翼然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俱通營字今本在康韻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主之心則安也駮義當時宣主以徹申伯土田為命故云然

大全疊山謝氏曰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六帖建國以土地為重故原隰泉流特于謝功中抽出言之因高而高因下而下各得其宜是謂既平○王心雖重展親報功亦兼式是南邦之意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主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古義鄭忠胤云崧高何以繫之大雅黍苗何以繫之小雅固知體裁音律自爾不等蓋黍苗即非作于行役士庶亦代為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雅所繫別與愚按崧高意重申伯以意重召公命且各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隰下溼之處空桑者也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

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緊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此也下章故也

孔疏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多在停水之地空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空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興也沃光澤貌

興也沃光澤貌

六帖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能之所能遏抑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麟按德音孔膠因注無明文其解不一狀作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不解無能間之似較勝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意亦如此幽集傳叶於友反古

義看韻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



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想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  
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麟按愛集傳許既反與謂叶古義未韻藏與忘叶陽韵心乎愛  
遐不謂中心藏何日忘各二句依韵平說徐文定謂文氣一串  
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說者非是○詩意雋永至此  
四句而極然如愚說以平直看即愈佳斜纏反無味也注言我  
中心誠愛君子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此正解前二句當  
一畫斷而但中心藏之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此正解後二句又  
一畫斷○本自不能說却云何不說本自不欲忘却云何日忘  
心頭口裏各有不可奈何處唐人懊儂讀曲極力摹擬無妙  
也○

際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  
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  
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之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  
之遠而俾我獨耶

鄭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

孔疏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釋草云茅菅  
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以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  
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  
疏義空相得而反相遺可怨者也



六帖此詩比體間與它處不同篇中有正比有反比有暗比有明比不若它處盡正比暗比也首二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反比謂上二句明言謂下二句下放以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之子不圖不如白雲之露菅茅也

毛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

孔疏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露亦有雲者露氣微言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為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

為昏亦是露之雲也

疏義恩澤空降而不降可怨者也

說通幽王以妻奪婚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芳若未婦離合之小小者以宗社危亡匹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深思而得之厚之至也

麟按莊子雨者為雲乎雲者為雨乎蓋雲雨皆天地之氣所為本非二物則知露亦地氣所升升于霄空稍稍有象乃為白雲必謂無雲乃露者亦是察之不詳也毛孔說妙露濃霧合清且為昏即吳俗方言謂之山糊海漫其日反大晴熱亦可驗魯詩世學云白雲霧雲古義李云白雲水土輕清之氣未為層雲也俱合又本注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通行本水土或作水



上非是集傳。茅叶莫侯反。古義尤韻。

○池北派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此也。漉，汰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

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不能通其寵澤。

所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鄭箋：池水之派浸潤稻田，使之生植。

孔疏：池，下由黃水之處。池水當停而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

灌訖入豐，俱北流也。言其壯流是目所睹。

跡義：恩澤空通而不通，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二章反比，而暗言之。

古義：親之則曰之子，尊之則曰碩人。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古義真韻。

○樵彼桑薪，印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熤，無釜之竈，可燎

而不可烹飪者也。○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為燎燭，以此猶右之

尊而反見卑賤也。

孔疏：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熤，桂也。舍人

曰：熤，桂竈也。然則桂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以竈

上亦燃火，煇物若今之火爐也。

嚴緝：桂音恚。

玩義：當以貴處我，反以賤待我，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四章正比，而暗言之。



○鼓鍾于宮，鼗聞于外。念予慄慄，視我邁邁。此也。慄慄，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鍾于宮，則鼗聞于外矣。念予慄慄，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跡義情空相通而不通，可怨者也。

六帖五章反比，而明言之。

麟按上一句傳云：有諸宮中必形見于外。詩緝云：喻宮庭之事不可撩也。大全程子云：以筆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慄慄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講意云：鼓鍾鼗聞有感，則應此理之必然者。玩注理大全以下二說為正。然箋跡及子由詩傳增釋說通俱同。毛傳詩緝通解魯詩世學方山詩說羽明詩通乃同。大全講意讀詩記引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

嚴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則又一說。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此也。鷺，禿鷺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鷺鶴皆以魚為食，然鷺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舜之養鷺而棄鶴也。

歐義言二物皆非其所處。

嚴緝山陰陸氏曰：鷺性貪惡，狀如鶴而大，善與人鬪。

跡義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思也。

六帖六章正比，而暗言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此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二三其德，則鴛鴦之不



如矣

跡義室有常性乃爾無常可怨者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戩其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

外以會鳥匹偶茲棲之常也○臺山謝氏曰鴛鴦不失其匹偶

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

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皆也與與意合

通解鴛鴦之比與前與不同然謂不失其常則意亦不異

六帖七章反此而明言之○張叔翹曰此詩遭夫婦之變而終

篇皆致念之辭至與始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可謂怨

而不怨矣○有帝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也底兮

此也偏卑貌俾使底病也○有帝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

矣如妻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底也

既義以貴從賤則貴者亦賤可怨又可想也

木全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以配已則已

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娶其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

以章之意也

六帖八章正此而暗言之

麟按集傳底叶喬移反古義支動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餘蠻，身殺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以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蓋曰：餘蠻之黃鳥，自言止於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鄭箋：渴則予之飲，餓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孔疏：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微賤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為副也。亦曰貳車。

講意：丘阿，丘之曲中也。見非衝要明顯無奮身之路，以止字非得所止之止，乃俛飛不得已而止也。

麟按：如箋疏說，後車字方有故命我字方有情然，諸家不從。古

義阿何歌勸誨載隊勸

○餘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餘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

餘蠻三章章八句

駭義感慨期望之意，反覆道之。

幡幡采芣之亨，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幡幡，采芣貌。○以亦燕飲之詩，言幡幡采芣之亨，至



薄也。然君子有酒則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大全三山李氏曰。敬葉新生。可以為類。通解注以是酌而嘗之。是字指敬葉酌而嘗之。指酒。

麟按集傳。亨叶鋪郎反。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酌。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救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大全靈山謝氏曰。報葉以為道。不必嘉蔬。一兔以為殺。不必果膳。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寔意而已矣。

麟按集傳。獻叶虛言反。古義元酌亦叶先酌。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炙。賦也。炮。火也。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麟按集傳。炙叶陟畧反。古義藥酌。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賦也。醕。道飲也。

大全朱子曰。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醕。其主人又自飲者。是道實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新安胡氏曰。主人既飲。酢爵。欲以醕賓。又酌而先自飲。以道之。然後復酌而進於賓。故謂之醕。麟按集傳。炮叶蒲侯反。古義尤酌。



欽定四庫全書

歌義嘗之之云總言之也。獻酢酬則以次而詳言之也。四章皆物薄而意厚。

太全定字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以帥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鼈是也。有謙言其薄者以詩是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

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六帖山川悠遠二句一套事不容以維其勞矣總承險遠詩無總承體早觀次章亦自可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服謀出也。

毛傳卒竟也。

麟按卒訓崔嵬又曰山巔之末者集傳亦本鄭氏也然末字有竟義故毛又以竟為義卒在律反亦可讀如字沒叶莫筆反古

義質韻。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傷泥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烝蹄烝衆也離月旣宿也畢星名承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張子曰承之負塗與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與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注似少月離二句。○後又逢大雨甚勞苦而不暇



及他事也

太全坤雅曰馬喜風水喜雨○朱子曰畢是瀝魚底又網瀝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狀畢星名義蓋取以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雨文形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新安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畢象相感如此○廣陵歐陽氏曰屢陰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六帖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滴者亦汗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未久而月離於畢則又將雨矣此說與經傳俱合但於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極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不暇及正事甚言勞苦之極也亦異乎采薇中

車之所記與

麟按既云豕涉波又云月離畢則是天已甞晴復見雨驗也華谷說不易月離于畢二句麟往嘗為一文其首篇起云月者太陰之精其行九道而間近于畢然常避畢不入以月之正也畢居少陰之位其宿八星而皆好夫雨然常與月為距以星之正也次篇起云夫畢號稱雨師狀亦象畢畢既取魚餘水淋瀝頗類於雨故能致雨也抑畢性專好雨苟為天潢又為咸池天潢河梁咸池魚園皆空于雨故必致雨也狀月行九道未必四時常與畢值值易而太陰之精遂助之勢矣即月失中道其下七尺始與畢會會為而羣陰之長益增之威矣俱薄有根據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疏義一章則起兵在道而無休息之期二章則懸軍深入  
 而無出險之計三章則以特戈執戟之勞有沾體塗足之  
 苦是以智慮廢而憂患專也  
 若之華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若陵若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  
 黃赤色亦曰凌霄○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若附物而生  
 雖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若者黃之盛也  
 麟按此中凌霄俱黃赤色近聞粵西有紫凌霄花豈又云紫葳  
 者以與羅說云是物雖名紫葳而華不紫殆是耳目之未廣  
 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罍苟也罍中無魚而  
 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  
 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鄭箋一星心也

孔疏釋畜云羊牝羊牝

麟按集傳飽補苟反古義有韻○牝羊之者本小今大魚窟多  
 今無彫敝之概也傷哉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毛傳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

麟披疏義雖曰此章以草之憔悴興人之勞苦然第十句只興第二句勞苦意貼何日不行見無時休息可也第三第四句自另轉作一連說注以經營一以字帶下甚明亦如下章可見集傳行叶戶即反○注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二句當一畫

斷何人而不將以經營于四方二句又一畫斷蓋上二句似只說已一人下二句乃說多人也不然以一句興兩句便了無頭緒亦不行不將為重疊矣此等皆可悟餘說不但以一處○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麟披獨為匪民言其同為天民一般皆有血氣嗜欲懷室家之望也只如何人不矜立論方切不必如謝氏待民如犬馬嚴氏虐民如禽獸之云以妨下二章矜集傳音鯨孔云矜與鯨古今字是也然太全叶居陵反則當讀如字○亦以第一句興第二句下二句另轉自作議論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哉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率循曠野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

夕不得閒暇也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芘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孔疏巾車云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必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

乘之棧名也

嚴緝棧車不單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往器以供役

疏義芘然之狐在草莽中其性空也棧車行道而不息豈其性

之所欲哉義既反相因語又順相應也

何草木黃四章章四句

大全慶源輔氏曰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个

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

行之勞若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

無可為矣以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

六帖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自菀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

音響盡矣然猶存之於雅也夫子不忍忘周之舊也故鄒

自東遷之後為王國之風烏使平王能光澤舊都弘宣祖

業則文武尚可還二雅尚可復耳委靡不振其自埋沒良

可悼矣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何草木黃



詩經說約卷十八終

詩經說約

卷十八終

三

續



